

古城的怒吼

馬彥祥編

抗戰戲劇叢書之五

中華書局印行

1938

吼怒的城古

編祥彥馬

抗戰戲劇叢書之五

行印司公書圖中華

1 9 3 8

抗戰戲劇叢書

一	米(一景四幕劇)	洪深著	售洋二角
二	前夜(四幕劇)	陽翰笙著	售三角半
三	李秀成之死(四幕劇)	陽翰笙著	售三角半
四	塞上風雲(四幕劇)	陽翰笙著	售洋三角
五	古城的怒吼	馬彥祥編	售洋三角
六	漢奸	陳白塵著	待出

華中圖書公司印行

古城的怒吼

馬彥祥編

1938.5.20初版

1—4000冊

發行人 唐性天

發行所 華中圖書公司

總店：漢口特三區湖北街
分店：重慶、宜昌、武昌

版權所有

前言

彥祥

在戲劇史中，我們可以看見各種不同的成功的戲劇家，有的如易卜生，原來是心理學家，創造了各種人物在不斷的情境中表現着；有的如白里安，是社會學家，專門處理當時的許多社會問題；有的是傳教者，如蕭伯納之流，這些都是重視戲劇內容的作家。然而也有一種戲劇家，他本身並非詩人，也不是社會學家或心理學家，很簡單地他只是個計畫情節的人，把情節貫串得極為精巧，籍以在舞台上給觀眾以娛樂，不過是娛樂，除了娛樂以外，什麼也沒有。在這種戲劇家中，十九世紀法國的沙都 Victor Sardou 便是著名的一個。他並不是一個怎樣了不起的劇作家，在我們的記憶中也不會遺留下一些有價值的回憶。他所做了的，就是當我們在劇

場中的時候，他用機巧的故事來娛樂我們。他的故事的內容也許是很空洞的，做作的，但牠們都很精妙；其中的情感也許是不十分真實的，但在那一霎那間使人覺得是異常的緊張熱烈，甚至會叫你運氣都喘不過來。他的成功完全在於能够展露他的巧妙的才智和精練的技術以使觀眾娛樂。而且就僅僅用了這技術的精練，他在劇場裏維持了自己的終身。

這一部「古城的怒吼」就是根據了他的 *Patrie* 一劇改編的，原劇分八場，內容係描寫十七八世紀的弗郎門國（即今之比利時，當時尚未與荷蘭分裂）被西班牙所侵，一般愛國志士，慨然奮起，想恢復祖國，不意事與願違，終於失敗。劇中情節佈置得很曲折，對話也生動美麗，在劇情的發展中，處處埋伏着意外的事情，隨時可以爆發，觀眾不絕地担心，時常地驚訝。但是因為過於着重了情節，便忽視了人物的個性，使得各個人物的行為完全受了情節的支配，這是這戲的最大的缺點（其實也正是一般鬧劇 *Melo-drama* 的通病）。

爲了量才劇團舉行公演，沒有適當的劇本，我選取了這本戲，理由是因為：一、適合都市劇場的條件；二、舞台效果一定很大。並且爲了要糾正前面所說的缺點，我把原劇的結構和人物竄改得很多，最顯著的是原劇（三）（四）（六）（七）各場都被刪去，歸併在第三四兩幕中，還有原劇中佔着相當重要地位的阿末公爵（即改編本中的潘毓桂）的女兒一角，在改編本中也被刪了，使第四幕的劇情幾乎全部換了面目。自信經過改編以後，在劇情的發展方面是比較自然而且合理得多了。

這本戲除了對於作抗戰宣傳頗具有煽動力，可以收獲些效果的長處以外，內容實無甚足取，再加以改編時間的匆促（當時是一面排一面寫的）對話辭句都未經修飾，本無出版的價值，只因各地劇團來信索取劇本的很多，所以就把它付印了。原來還想把這劇第一次演出時關於佈景，服裝，道具，效果等各種設計作爲附錄，可以給演出者以許多便利，也終於因爲書店的催促，不及附入了。

本劇第一次演出的Cast

(二十七年四月一日至四日)

劇中人：

扮演者

日兵甲

鮑超

日兵乙

尹元

日兵丙

朱敏

少女

林飛宇

吳伯藻

張樹藩

卡德

凌風

潘鏡桂

松室

偽警甲

偽警乙

偽警丙

偽警丁

學生

商人

啞叭

老郭

婦人

男子

馬彥祥

董心銘

許徵

任斌

汪琪

杜輝

陳烈

梁逸

何偉業

洗羣

丁芝

眼羅

守衛

佩玉

劉亞明

李媽

李仲年

青年甲

青年乙

僞警戊

己

庚

辛

壬

屠廣圻

舒綉文

王光勳

安娜

梁逸

何偉業

董心銘

徐亞夫

杜子健

王琪

任斌

鮑昭壽

古城的怒吼

第一幕

人物：

日兵甲

日兵乙

日兵丙

少女

吳伯藻，大學教授

卡德，外國新聞記者

潘毓桂，偽北平警察局長。

松室，日本審判官

偽警甲，乙，丙，丁。

青年學生

商人

喇叭

老郭

婦人

男子

守衛

開幕時，日兵甲乙丙正在酗酒，賭博，經着一個中國少女不放。女驚惶萬狀，

四處躲避。日兵醜態百出，互相大笑。

少女：去！你們這些日本的劊子手！

兵甲：（獠笑）哈哈！花姑娘，過來，我同你親善。（過去拉她）

少女：（驚慌，欲奪門而出）啊——救命啊！

兵甲：（在門口阻住她）哈哈！哈哈！不要怕，不要怕！（從口袋裏摸出一串金戒指

來）看，你歡喜這個不歡喜？（拿到她的眼面前）

少女：（一把搶過來，摔在地上）不要臉！你們這些強盜，這還不是從我們中國人，

那兒搶了去的！

（目兵乙丙在旁大笑）

兵甲：（惱羞成怒）什麼？你罵人？（拔出刺刀來）看你答應不答應！不答應，我就殺

死你！

少女：（驚呼）救命啊！

（正在雙方爭持時，遠遠傳來軍鼓聲）

兵乙：聽，鼓聲又響了，怎麼回事？

兵丙：不用說是又抓了一批中國人來了。

兵甲：（放開少女）喂，那裡面有沒有花姑娘？

兵丙：多得很！

兵甲：（面現得意，對少女）好，現在饒了你。（指內屋）到屋裡去，不許出來！（少女如逢大赦，倉皇奔進去）好，我出去看看，又來了多少？（下）

兵乙：（一面門牌，一面說）奇怪，今天已經抓了有十幾批了！為什麼老是送到咱們這邊來，西區那邊不也可以送的麼？

兵丙：那兒押的人早就滿了，一點空地地方也沒有了。

兵乙：我們這邊眼看着也要滿了。

兵丙：這兒隔壁不還有幾間馬房麼，把牠們關在馬房裏好了。

（鼓聲漸近；忽聽有槍聲。）

兵丙：聽，又放槍了！

兵乙：唔，槍聲像在西大街那邊，快到了。不要打了。

兵丙：（收拾紙牌）真蠢！殺這些中國豬還要放槍麼？真是把子彈浪費了。

兵乙：可不是？咱們佔領整個北京城的時候，都不曾耗費過一粒子彈。中國人就是這樣奴性十足的，你對他客氣點，他就反抗你；你對他利害點，他就什麼都好說！

兵丙：哼！什麼反抗！無非是多死幾個人吧了！那時蘆溝橋要是好好地讓我們，中國人那兒會死得那麼多！你看，北京人，不抵抗，大家客客氣氣，少死多少人？這些日子，偏有這麼多不知死活的亂黨，想要反抗，那不是抓一個殺一個，自己找死麼？

兵乙：（走到門口望了一望，又回來）嚇！又有這麼多！

（日兵甲在外面以手杖抽打，羣衆叫喊。）

兵甲：（站在門口，向外邊）不許響！（將吳伯藻及卡德二人推進屋來）你們倆在這和等！（卡德不走，舉起手杖來）還不快走？

卡德：（憤怒）你就是奪了我的手杖，我還有拳頭。你要對我無禮我就拳頭打你！

兵甲：巴格馬魯！你說什麼！

卡國：我說你是狗！

（兵甲衝過去要打，乙丙從中攔阻。）

兵乙：（向卡德）你是誰？幹什麼的？

卡德：我是外國的新聞記者，你們有什麼權利可以拘禁我？

兵丙：喔！（蔑視的樣子）外國的新聞記者？有什麼新聞麼？

兵甲：原來是新聞記者，那再好也沒有了。北京城自從被我們大日本皇軍佔領之後

，什麼都好，這是我們皇軍的功績，你既是新聞記者，應該替我們好好的宣傳宣傳！

卡德：你們再敢這樣侮辱我！

（日兵甲乙丙都大笑。這時外邊羣衆忽起騷擾。日兵三人連忙趕出賊阻。）

這時屋裏只剩下卡德與吳伯藻二人。）

伯藻：對不起，我還沒有請教先生姓名，你可以告訴我麼？

卡德：我是卡德，是路透社的記者。你呢？

伯藻：我姓吳，吳伯藻。

卡德：是不是北京大學的吳伯藻先生？我在南方的時候就久仰了。聽說吳先生在這

裡從事救國工作非常努力！

伯藻：不敢當。那麼卡德先生是新近才到北平來的？

卡德：是的，我到這裏還不久。

伯藻：不知道你今天爲什麼會被他們抓來的！

卡德：我剛才在公園門口，看見有幾個日本兵在那兒鞭打中國的老百姓，我就照了幾張相，被他們看見了，問我要那照相的底片，我不肯，衝突起來，他們就這樣蠻不講理的把我抓來了。照相機和手杖也都被他們搶了去了！

伯藻：卡德先生，今天的情形你總算親眼看見了。

卡德：我真想不到日本人的蠻橫會到這個地步！

伯藻：這實在還算不了什麼呢！自從他們佔領了北平之後，表面上好像沒有什麼，可是實際上呢，一方面借着親善的名義，對於中國的老百姓，儘量的施用麻醉政策，一方面借着防共的名義，對於青年的男女，儘量的捕殺。聽說日本兵營裏有一種碾人的機器，凡是被日軍或是漢奸抓去的類似軍人或抗日份子，都丟在這種殺人的機器裏，只要機輪一轉，人立刻就成了肉泥，連屍骨都沒有。

卡德：是麼？在這世界上居然會有這樣殘酷的事麼？